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55  
28 October 1987  
CHINESE

第二七五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0月28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布奇先生

成员国：阿根廷

保加利亚

中国

刚果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日本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赞比亚

(意大利)

德尔佩奇先生

加尔瓦洛夫先生

俞孟嘉先生

阿杜基先生

布朗先生

约克伯爵

格贝霍先生

菊地先生

别洛诺戈夫先生

沙利先生

蒂克尔先生

奥肯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时35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纳米比亚局势

1987年10月23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230)

1987年10月27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235)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塞内加尔、南非、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代表给我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本项目的审议。根据惯例，我提议，经安理会同意，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及《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审议，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恩戈先生(喀麦隆)、巴达维先生(埃及)、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莱汗先生(印度)、基卢先生(肯尼亚)、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阿斯托加·加迪亚夫人(尼加拉瓜)、里特先生(巴拿马)、阿尔萨莫拉(秘鲁)、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土耳其曼先生(土耳其)和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希望通知安全理事会成员我收到了1987年10月27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信，全文如下：

“我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名义，谨请安理会在1987年10月28日开始审议“纳米比亚局势”项目时，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以我为团长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参加”。

安全理事会以往在审议其议程项目时，曾向其他有关联合国机构发出邀请。按照这一惯例，我建议安理会依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发出邀请。

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

主席：我希望通知安全理事会我收到了1987年10月26日刚果、加纳和赞比亚代表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在下面联署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谨请安理会在审议“纳米比亚局势”项目时，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交秘书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现已作为S/19233号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这一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是应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分别在1987年10月26日和27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提出的请求（S/19235）召开的。安理会成员已经收到了第S/19234号文件，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第435（1978）和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

的进一步报告。

第一位发言者是马达加斯加的代表，他希望以10月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今天，我很荣幸地以10月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名义发言，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非洲国家集团成员国因纳米比亚局势持续恶化而产生的不安和深切忧虑，但首先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祝贺你就任安理会10月份主席一职。你的政治敏感和外交经验将确保安理会的辩论取得成功。

我也要向加纳大使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他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9月份的工作。

非洲国家集团请我要求召开这次会议，以表达非洲国家集团的担忧，因为不仅纳米比亚人民在遭受水深火热的苦难，成为最残酷和暴虐的殖民主义剥削的牺牲品，而且安全理事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长期以来无所作为，而这始终应是联合国，事实上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特殊责任。

如果考虑到安理会通过第566（1985）号决议已达两年之久，这一忧虑就更不是没有理由的了。安理会在该一决议中警告南非，如其拒绝合作，确保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这将促使安理会采取《宪章》、包括其中第七章所载适当措施。

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曾经高兴地看到安理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自从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以来始终纠缠着安理会的僵局一度似乎已经打破。我们当时相信，面对南非狂妄的冷漠态度，安理会已在调动必要的手段，恢复和维护其信誉，事实上，秘书长根据授权同当事各方进行的磋商已促使在这一问题的许多方面取得迅速进展。

1985年11月，当事各方就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设想

的比例代表选举制达成了协议，从而为建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铺平了道路。秘书长当时认为，为实施联合国计划所需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

然而，秘书长的不懈努力却遭到了南非顽固态度的阻挠，南非坚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联系起来。种族主义政权的这种拖延战术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感到惊讶，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南非会诚心诚意地同意自愿与联合国合作实现纳米比亚独立。长期以来南非始终设法绕过第435(1978)号决议。

与此同时，纳米比亚人民继续遭受着压迫和政治统治。在南非占领政权下的镇压、军事化和经济剥削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和不能容忍的程度。南部非洲的总形势正在急剧恶化。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正被用来对前线国家发动侵略和破坏行动，造成了无数人的痛苦和物质损失。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和主权的前景还远不能变为现实。

在南非的嚣张气焰面前，安全理事会一直未能采取具体和实际的行动。在1985年11月和1987年4月不结盟运动国家和非洲国家集团曾两次要求安理会考虑，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对国际和平的破坏，因此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对这两次请求的结果我们都很清楚。安理会拒绝了它们，因为它的一些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非洲国家深感遗憾，安理会未能迫使南非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但是尽管有这种失望，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考虑到南非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真正威胁，保证：

“加强外交努力，冲破把纳米比亚实现独立与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联系起来的政策所造成的僵局。”

因此我们再次请求安理会开会，要求它找出一条有效的行动方针，以实现纳米比亚的立即独立。

长期以来南非一直无视和破坏国际道德规范和联合国的影响和权威。我们紧

急呼吁那些据说是南非盟国的国家——正好是这些国家曾经负责帮助联合国加速纳米比亚民主与和平过渡到国家——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向支持第435(1978)号决议，并多次表明它准备就决议的执行，特别是通过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同秘书长进行合作。

现在该由安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它的决定得以实施。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问题是安理会应要求立即无条件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并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迫使南非开始执行这项决议。

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既然有关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安理会可以考虑在纳米比亚建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0月2日在纽约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在其最后公报的第16段中建议采取这样一种方针：

“部长们紧急吁请安全理事会铭记所有必要条件已经具备，尽早规定一个日期，至迟不晚于1987年12月31日，开始执行其第435(1978)号决议，万一南非在这方面继续蔑视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应承诺采用《宪章》的有关规定，包括根据第七章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在这方面，他们促请安全理事会立刻进行协商，商讨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的组成和设置问题。”(A/42/631, 第16段)

最后我愿强调，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实现自决、自由和独立对非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在联合国范围内得到解决。我们希望安理会根据它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确定自己的权威，迫使南非撤出纳米比亚、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停止对该地区独立国家的侵略和颠覆行动。非洲国家集团准备与安理会进行全力的合作。

主席：我感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的友好讲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先生，我现在请他发言。

祖泽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我谨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感谢您，主席先生及安理会其他理事国接受非洲国家集团的要求，审议纳米比亚的危急局势，并邀请本理事会参加这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的讨论。您如此爽快地同意非洲国家集团的要求不仅仅是因为安理会理事国有义务对这种要求给予积极的考虑，而且还因为您也认为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问题上目前这种僵局是难以容忍，无法接受的。我们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十分高兴，这场辩论将在您能干、有力的领导下进行。祝您担任主席为这一问题带来成功的结果。

我还愿向一位非洲的优秀儿子，我的兄弟，加纳的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致以特别的敬意，他出色地主持了九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纳米比亚理事会由衷感谢非洲国家集团提出的关于安理会就纳米比亚问题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我们认为这一要求清楚地表明非洲国家全心全意致力于通过安理会解决这个问题。

本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独立之前的法定的纳米比亚管理当局，一直盼望能出现有意义的机会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讨论安理会早已坚决、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的那些问题。根据我们的理解，安理会被要求采取必要步骤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这将包括冲突各方遵守停火，在纳米比亚设置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我们愿强调众所周知的联合国的立场，即，古巴军队是应安哥拉政府邀请进驻安哥拉的，而南非军队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不论南非在安理会的同情者如何辩解、如何行动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南非是不能违背安理会明确的意愿和指示永远赖在纳米比亚不走的。

纳米比亚理事会成立21年以来，努力奋斗，履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以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权。尽管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尽管这一不幸的托管领土人民的斗争赢得广泛的国际支持，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仍未取得进展，我们对此表示关切。纳米比亚人民对联系解决和所谓建设性接触已经厌烦了。实际上整个世界已经对联系解决

这一无稽之谈感到厌烦了——有人不断提出联系解决以此取代纳米比亚的独立和自由。纳米比亚人民应当得到的不是什么联系解决，而是和平、尊严，而且最重要的是得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有义务确保其所负责的人民得到几分自决和独立。

安理会应当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就停火安排和部署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问题作出决定。安理会应当努力消除联系解决这一人为障碍，设置这一障碍是为了取得商业上的好处。为此我们呼吁美国政府放弃联系政策。纳米比亚理事会认为采取这一行动的时机已到。

我纳米比亚理事会感到很难相信象美国这样一个象征着人权和民主的国家竟然会同民主原则和人权的敌人站到一起。

有人违背纳米比亚理事会第一号法令，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其速度使全世界人民大众感到深为关切。我们纳米比亚理事会认为外国经济界在纳米比亚的活动是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继续遭到掠夺表示严重关切。最近的报告表明南非德比尔公司通过其子公司统一钻石矿业公司非法剥削获得近10亿英镑的财产。我们对过度开采和榨取财富表示关切，因为这对纳米比亚人民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被告知说今年7月31日，在纳米比亚非法经营的外资矿业企业冲伯公司解雇了3,000名黑人工人——全部是纳米比亚矿工工会会员——因他们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安全规章，结束矿业存在的歧视作法。这份报告是关于盗窃纳米比亚宝藏的最新的透露。南非和其他外国经济势力对该领土自然资源的掠夺必须马上制止，否则这个国家的丰富的资源将会荡然无存。

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是非殖化历史上悲惨的一章。这一章应当永远结束。我们纳米比亚理事会坚决认为安理会早就应该开始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的进程。因此，本会议应当提出一项坚决的安排，授权秘书长着手安排冲突各方停火，设立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以确保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自由、公平的选举。我



们认为要求安理会尊重自己的决议并不算要求过高。

主席：我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的发言名单上下一个发言者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事秘书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向他发出了邀请。

古里拉布先生：首先，我十分高兴地祝贺您，主席先生，当选担任安理会十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职务。我们衷心希望您的智慧及您在外交方面的长期经验将使我们受益，大大增加使辩论取得决定性结果的机会，这将最终为加速开始纳米比亚独立进程铺平道路。

第二，上个月，加纳的维克托·格贝霍大使作为安理会的主席有效地、值得称赞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我们对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第三，我想感谢刚果，加纳和赞比亚代表团为我要求安理会邀请我参加辩论。我十分感谢他们并赞赏安理会的同意。

主席先生，昨天，你与许多其他杰出的参加者，包括今天下午在我之前发言的人，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纪念“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周”而召开的这个庄严的会议上作了重要的发言。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组织召开这样庄严的会议，以便经常提醒联合国本身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纳米比亚人民大众还在遭受压迫，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有必要结束他们的苦难并加速纳米比亚的独立。

自从撤销种族隔离的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权二十一年之后，我们可爱的祖国仍然战火连天，她的儿女仍在死亡。这都是因为比勒陀利亚顽固地拒绝离开，西方有增无已地继续寻求自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安理会多次因有人滥用否决权而无法对种族主义的南非采取有效的执法措施，特别是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虽则昨天不同的发言者用不同的语言谈到我国人民所面临的悲惨处境，但他们

得出的结论从来是一样的，那就是，殖民主义，无法无天和对我们动乱的祖国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进行的残忍的罪恶剥削一天不停止，纳米比亚就一天得不到自由。

我记得昨天在此发言的一位代表说：

“今天，我们本应庆祝纳米比亚的独立，并为纳米比亚人民赢得自由而欢心鼓舞。

“但是，恰恰相反，我们现在却是再次为纳米比亚人民遭受压迫而悲叹，这是对某些政府的谴责，那些政府日复一日地拒不执行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最强硬和最广泛的制裁，因为只要它们一天不停止支持这个政权的犯罪行为，他们就是在延续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和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压迫”。

华盛顿，波恩和伦敦的领导人心里和头脑中在想些什么？是种族主义吗？只是出于贪图利润和追求世界霸权，还是对人类同伴的命运无动于衷？也许这是一个可怕的证明，表明他们天性中的范肯斯坦僵尸本性难移，极力剥夺了他们所有的人类情感，将我们象旅鼠一样赶向自我毁灭之途。

在欧洲，全体人民曾经奋起反抗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和独裁统治。为什么今天在纳米比亚，种族灭绝和独裁统治得到容忍乃至实际上得到鼓励？你若把枪支，火柴和汽油给予在比勒陀利亚的在逃杀人犯和纵火犯，怎能说你是在拯救非洲人民的生命呢？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西方在纳米比亚的介入和伪善行为的。

在遭受殖民暴力和永恒拖延这种政治骗局之害 103 年之后，我们直言不讳，无所顾忌；联合国在 21 年前就应给予纳米比亚独立，而这一诺言至今尚未实现，我们认为我们有权谴责迫害我们的人和那些继续不给我们自由，使我们继续放逐在外的人。

我们现在即将迎接第 435 (1978) 号决议通过十周年。这一决议在通过时曾承诺举行民主、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这一承诺仍然没有实施。自我吹嘘、遁词借口和更多空洞的承诺：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来所听到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次辩论中还要从通常口出此言的人那里听到同样内容的话。

难道我们不应该揭露他们吗？难道我们要对那些残杀无辜的纳米比亚男女和儿

童的人“道谢”吗？难道有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感谢从而要收敛我们的语言？虽然作为纳米比亚非殖化在国际上唯一可接受的和平的基础的第435（1978）号决议，继续有效，但是目前却完全看不到任何进展。我们都知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凶手姓甚名谁和在什么地方，他们有时单独行动，有时——这就是说通常——集体行动来推迟我们的自由。

今年四月，安理会讨论了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当时十分欣慰的是，参加讨论的人一致支持我们的事业，他们要求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并主张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

严格地根据纳米比亚问题的是非曲直，我们提出了战略、法律、政治和道义上的论点，说明这次辩论的发起人所发出的呼吁完全是根据的，他们的倡议是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僵局，这个僵局是南非的推诿、华盛顿的“联系解决”和某些西方国家其他形式的迷惑手段一手造成的。

结果既是可预见的，也是极不公正的。美国、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投的否决票和反对票扼杀了安理会内不结盟国家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由于极少数国家享有令人怀疑的否决权，多数国家的意愿再次受到挫折。

我当时指出，否决权不能压抑我们人民争取自由的愿望和决心。我还指出，我们还要回到安理厅来，再次要求采取行动。

我们现在又来到这里；非洲国家集团主席马达加斯加的拉贝塔菲卡先生阁下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赞比亚的彼得·祖泽中将阁下已经清楚而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我们回到安理厅来的理由。他们的解释是明智而紧迫的，要求必需加速纳米比亚独立。

我们到这里来是要认真办理正经事的，要敦促安理会摆脱外部和毫不相干的那些至今阻碍着安理会迅速采取旨在开动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行动的事务，作为这个进程的第一步就是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来让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签署一项停火协定。

我应在此立即指出显而易见的事实。可恶的联系问题今天是我们获得自由的主要障碍，这一问题从未成为有关纳米比亚问题谈判的一个部分。直到1981年华盛顿更换了总统之后才听说这一概念。发明对法西斯南非推行臭名远扬的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的人们恰恰是那希望把这一臭名昭著政策强加给我们的那些人。

要求联系的先决条件不是第435(1978)决议的一部分；安全理事会在其第539(1983)和第566(1985)号决议中都反对这一先决条件。代表各类政治观点的美国知名人士强烈要求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先生放弃其遭广泛谴责的政策，赞成在纳米比亚举行民主、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虽然这不是什么问题，但却促成无辜的纳米比亚人民许多死亡和无穷的痛苦。

我们但愿，这次重要的辩论不会纠缠于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共同炮制出来的联系政策有关的不适当和毫不相干的问题。我们渴望自由。联系问题是与自由相对立的。

秘书长在其载于1987年3月31日第S/18767号文件中的重要报告中再次确认，已经同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达成协议，为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设想的选举设立按比例选举代表的制度。接着，秘书长最后强调指出：

“达成了这一协议，那么同联合国计划有关的最后一个主要问题就可以解决”。(S/18767, 第31段)

1982年7月至8月间举行了一系列辛勤的会议之后就只剩下这一个问题了。在那些会议上，前线国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担任比勒陀利亚中间人的五个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共同找出了种族主义南非认为使它忧虑的所有问题，最后制定出一项全面协议。这项协议现在成为第435(1978)号决议的补编。虽然我们有所怀疑，但还是签署了该协议。

上述各代表团共同去访问秘书长，告诉他及其特别代表我们集体努力所取得的

成果。协议中包括一份选举人名单，后来散发的新闻简报和一份信函稿；只要比勒陀利亚一表明其选举制度的选择，五个西方国家就将该信函提交安全理事会主席。该信函的目的在于，一旦就选举制度达成协议，安全理事会马上开会，通过一项约束性决议，在纳米比亚实现停火之后派遣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内容就是这些。

秘书长一再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个。只要他重申：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有关的最后一个重要问题已获解决，秘书长就替安理会开辟了采取行动的道路。现在需要做的是开始第二个步骤，即：制定停火日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愿意马上就在纽约或任何其他地点签署停火协议；只要不在种族隔离南非和被占领的纳米比亚就行。

我们一再向秘书长保证，我们继续致力于第435(1978)号决议，并愿为确保使我国获得自由的共同努力取得成功而予以充分合作。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不应再有借口或搪塞。真理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也十分清楚。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立即为纳米比亚自决与独立指明道路。但是，难道那些总是在安理会内为比勒陀利亚辩护的人们还要再次违背我们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吗？请他们不要再次充当比勒陀利亚的盟友和辩护士，使用含糊的政治措辞来作毫无意义的空谈。

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安理会面临两个迫切的选择。一个是，授权秘书长在他自己结论基础上开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另一个是，如果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再次拒绝服从，就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这一可恶的国家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迫使其就范。

这就是我们这次向安理会提出的问题。我们急迫地等待着安理会的最后判决。我们期望获得公正，因为这是唯一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纳米比亚必须获得自由。

我在1987年4月9日发言的末尾指出，如果安理会内多数成员的意愿继续受挫折，大会就应根据《宪章》充分履行其促使纳米比亚非殖化的义务。

在这方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87年10月2日召开的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最后公报指出：

“若安全理事会无能采取具体措施迫使南非予以合作在1988年9月29日之前实施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87)号决议，部长们要求大会考虑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必要的行动，同时认识到下述事实：联合国承担直接的责任以促进纳米比亚的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例。”(S/19187, 第20段)

我们完全赞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成员国在如此高的级别上所采取的这大大胆而负责的立场，该理事会是在我国取得独立之前合法的管理当局。

我们参与提出并支持理事会成员国目前正在进行磋商的决议草案。我们强烈希望它将得到一致通过。

我想回顾我国总统山姆·努乔马先生对战斗的纳米比亚群众常说的、令人鼓舞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当有一天自由、独立的纳米比亚编写其历史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被载入史册，因为它在别人动摇时仍然坚定不移，因为它在别人妥协时仍然为解放的神圣事业献身。”

主席：我感谢古里拉布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会议桌前就坐并发言。

加拉卡罕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就您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还要对您的前任加纳大使维克多·格贝霍履行其职责的工作风格表示赞赏。还请允许我对阿提萨里先生表示欢迎，他也许是在兼职之后第一次参加安全理事会对这一问题的审议。

如果我们认为对纳米比亚问题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谈，那我们是在欺骗自己。联合国40多年来所谈到的论点和事实今天仍然成立。事实上，人们在不同的阶

段曾建议安全理事会不要再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酷性，而应该集中讨论战术，以显示其目的的一致性。

九年零一个月之前，安全理事会就在这个会议厅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它的领导下成立一个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通过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之下的自由选举确保纳米比亚早日获得独立，它请求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并确定了一个最后期限。这一最后期限已过了九年零五天。安全理事会有这种愿望，而南非没有，安全理事会的意愿妥协了。让我们简略地看一看这个出卖过程。让我们回顾一下南非外交部长在1979年2月20日的信中郑重宣告的自信，那怕这是令人不快的历史回忆：

“南非不能参加那些正在对解决计划作出与该计划不符的解释的各方。”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是多么热切地准备相信南非白纸黑字所宣称的：

“不存在阻止开始实施解决计划的任何突出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种缓慢的但始终如一的逃避过程。

1979年2月26日，秘书长致函南非政府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信的内容只有两段。它要求一项简单的文字保证：已接受停火条件并已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以停止所有战争行动和活动，其中包括战术行动、跨越国境行动和所有在纳米比亚或影响纳米比亚的暴力和恫吓行动。

1979年3月5日比勒陀利亚对秘书长的两段信作了答复，拐弯抹角地作出28段答复。在第2段南非外交部长突然提出令人吃惊的要求：

“南非政府的一贯政策是充分和西南非洲人民进行磋商。他们的利益处在危险中，他们必须决定自己的未来。”

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未来！ 好大的胆量！ 厚颜无耻！

这样就立即产生绕过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暗地里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另一个决议，即第439（1987）号决议，该决议谴责南非政府

决定于1978年12月在该领土单方面举行选举并明确指出这违背了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

但是，这有什么不同？是的，所谓的西南非洲立宪议会真的召开了会议。它记录了这样的事实：它对

“五个西方国家1979年2月28日所发出的信件感到震惊，它们在信中表示支持秘书长最近的决定，并认为这些决定是公正合理的。”

我不想一页一页或一封信一封信地列举下去。种族主义政权所作出的答复的每一行都是对事实的歪曲和背叛。这一政权寻求的是摧毁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主张，它把其主张说成是“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掩蔽用假马”，与它持相同观点的只有披着伪装的立宪议会——一匹渗入纳米比亚的特洛伊木马。

只要纳米比亚问题还留在安理会的议程上，安理会通过其的决议所明确表达的意愿就不会消失。安理会的成员组成每年都会有所变化，但这一机构却持久存在。安理会担负着《宪章》授予的责任，决不能因为时日的推移或一国人民的耐心而偏离本身的目标。

最初将要在纳米比亚设立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时，印度曾有幸被要求派出我国最杰出的军官之一担任该小组军事机构的指挥官。我国政府仍准备随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对设立过渡援助小组做出贡献，以援助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使其获得充分与完全的独立。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长达九年的拖延使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有各种机会在纳米比亚操纵进行一系列的行政与结构改革，特别在军队和警察内部进行改革，其采用的借口是将权力交给纳米比亚人，实则是为了巩固其本身的控制。在玩弄这些阴谋的同时，该政权还在行政、立法与宪法方面进行了若干自封的改革。

这就突出表明，我们为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制定明确的截止期限和时间表是重要的——十分重要。秘书长曾说过，在这方面，所有条件均已具备。



有人显然试图破坏这些条件。同样也是这些人，过去九年来一直如此。只有安理会的集体意志才能确保这些条件不会被破坏。

在目前这一阶段，问题已不再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是获得确保实现目的的手段。我们认为，全面强制性制裁就是这样的手段。联合国的绝大多数会员国均赞成这一政策。少数几个国家有不同看法。令人感到荒谬而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宪章》赋予这少数几个国家的特殊责任被用作否决国际社会意愿的工具。

我们必须定下开始的日期。但是，我们也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以便当这一日期象过去一样为南非破坏或这一日期不声不响地过去时采取一致行动。秘书长在昨天就安理会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提出的进一步报告中指出：

“……如果以现实态度和对纳米比亚居民福利的诚挚关怀去重新检查纳米比亚问题，应该能够为执行联合国计划找出一条出路。”

他最后表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际社会必须采取一致行动。”(S/19234, 第25段)

秘书长曾建议将1980年6月15日定为开始执行纳米比亚解决计划的日期。当时，南非为何提出许多新要求呢？1978年9月到1980年6月这一期间出现了什么重大的事态发展，致使比勒陀利亚的追求私利者与自我保护者大为惊恐呢？难道不是津巴布韦赢得自由这一事实吗？

南非曾低三下四、可怜巴巴地表示接受第435(1978)号决议，曾表示只有这一解决计划才能成为纳米比亚独立的前提，曾蜷缩在其自己在历史长划出的角落中。当时，是谁将纳米比亚的自由权与安哥拉的安全权联系在一起的呢？是南非，但不只是南非。

当世人敦促实施制裁时，他们被告知要耐心一点儿。当南部非洲各国表示准备忍受痛苦时，它们被告知要耐心一点儿。当纳米比亚人民诉诸我们的良知时，他们被告知那一天终会到来。

前不久，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采访中，一个南非人打电话问拉吉夫·甘地总理：你们为何不接受一些国家政府认为能对比勒陀利亚产生影响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我国总理答道：有些人似乎尽得胡萝卜，另一些人则尽得大棒。

这一次，安理会能向纳米比亚提供什么呢？是我们承诺的已变质发霉的胡萝卜，还是我们漠不关心这根大棒？也许我们能最终证明，1978年曾引发出我们集体意愿的火星现在仍旧没有熄灭。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呢？

主席：我谢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首先我祝贺你担任10月份安理会主席。你的外交技巧和丰富的经验将对圆满地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我也感谢加纳常驻代表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大使干练和非常胜任地主持了安理会9月份的会务。

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实行殖民占领，纳米比亚人民依然未能享受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独立与自由权利，这已令人无法再容忍下去了。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推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公然践踏纳米比亚人民的人权。纳米比亚和南非的事件不幸的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流血，同时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迟迟不解决目前的状况将使纳米比亚人民遭受新的痛苦，使恐怖与剥削加剧。使独立的非洲国家，特别是安哥拉遭受新的侵略与颠覆，也将增加外来因素进行更大干预的危险和纳米比亚这一殖民问题的特点被篡改的危险。

然而，这是一个殖民问题，应当以联合国内解决所有其它类似问题的方式加以

解决。安理会在这方面应发挥中心作用，决不应使其本身通过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成为一纸空文。然而，仅在口头上支持执行联合国的计划是不够的。现在需要的是立即采取果断行动。

我们认为，本次会议是一次考验，看看整个国际社会是否有决心不顾种种与纳米比亚独立相违背的借口与行径，最终地开始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而不再拖延。纳米比亚问题获得解决将极大地推动紧张局势普遍缓和，使国际关系更为稳定。

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问世已有差不多十个年头了。直到现在，人们对这一计划可能解决问题所抱的希望仍未实现。十年来，比勒陀利亚政权以最为明显、最不可接受的借口，一直阻挠保证贯彻这一计划的所有努力。由于在选择何种选举制度问题上达成协议，与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有关的最后一个悬而未决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似乎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大道已经敞开。但是，南非为了继续长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掠夺其天然宝藏，仍然把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与一些毫不相干的枝节问题扯在一起。南非坚持把贯彻联合国计划与外国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未克服的僵局。

南斯拉夫和几乎所有其它国家的立场都是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进程不应该取决于任何与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无关的事情。外国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是一个只能由独立的安哥拉自己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在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时也肯定没有——与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联系解决办法只能被理解为阻碍贯彻联合国计划的行为。必须让各方面都认识到这一点，并进而排除阻碍纳米比亚独立的这块绊脚石。

安全理事会还必须表现出制止这些计谋的决心和意愿，早日确定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日子；为组织和在纳米比亚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作出最后安排；要求南非不再拖延地接受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关于停火的建议。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期间，安全理事会应该注视这一问题并监测执行过程，以便能够及时地进行干预并排除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

如果安全理事会无法打破目前的僵局，南斯拉夫将支持向种族主义南非施加压力的一切措施，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的行动。南斯拉夫认为，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施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是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解放纳米比亚以及维护南部非洲和平的唯一最为有效的尚可利用的和平手段。我们认为，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应采取自愿性制裁措施和其它抵制南非和向南非施加压力的措施。对于那些仍与比勒陀利亚政权合作并保持关系的国家来说，特别应该如此。

南斯拉夫支持这样的建议，即如果安全理事会又一次无法采取具体措施迫使南非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方面进行合作的话，大会即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展开行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

南斯拉夫一贯认为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方面，联合国秘书长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赞赏他到目前为止所作出的努力，并期望这些努力将会导致确保纳米比亚实现独立。

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过程中，也不应排除其它谈判渠道。但是，这些渠道必须支持并纳入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任何把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排除在联合国权限范围以外的企图都决不能接受。

我们大家都义不容辞地有责任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采取的行动。几年来，该理事会采取了旨在协助纳米比亚人民赢得独立的许多行动。该理事会最近举行的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项重要文件，其中载有为采取进一步行动提出的具体建议。我国完全支持这些建议并将积极地争取贯彻这些建议。

国际社会应继续并且在实际上加强对西南非民组争取自由与独立斗争的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援。以此作为实现纳米比亚最后解放的行动的组成部分。对于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的权威性代表西南非民组来说，加强解放斗争是对南非两面派政策及其拒绝接受政治解决的唯一回答。

南斯拉夫根据其独立和不结盟政策的原则，将继续保证支持迅速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援助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直到最后实现

自由和独立。我国认为，根据我国的历史及其自身解放斗争中诞生的理想与原则，支持这一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说的溢美之词。下一位发言的是尼加拉瓜代表。现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斯托加·加迪亚夫人（尼加拉瓜）：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们确信你的阅历和外交才干将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审议工作顺利完成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样，我们对来自兄弟的加纳共和国的维克托·格贝霍大使也表示祝贺。他非常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九月份的工作。

1978年，在所谓西方大国接触小组、南非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磋商和谈判之后，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派纳米比亚专员阿蒂萨里先生和一个专家小组到纳米比亚，起草一个关于确保该领土独立的必要措施的报告。

安理会于当年9月29日核可了该报告中的最后建议，形成历史性的第435（1978）号决议。全世界人民闻之欢欣鼓舞。近百年的苦难和不公正即将结束。我们满以为纳米比亚的独立就在眼前。

但是就从那时起——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起——比勒陀利亚和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就在炮制阻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计划与策略。这些常任理事国在公开场合声称支持这一决议，但1978年以后发生的事件证明，它们早已有计划利用一个接着一个的借口无限期地推迟和破坏纳米比亚的独立，从而背叛人类的希望。

南非以所谓“技术和执行问题”为由，在谈判中运用拖延战术，以便赢得时间制定其在纳米比亚的战略计划，并试图为强行单方面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创造条件。

以卡莘加大屠杀事件为先导的一系列镇压和暴力活动不断加剧，而且至今连续不断。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摧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另一方面是成立一个傀儡政府，这个政府也许到一定时候会单方面宣布独立，但却是在南非统治和控制下的独立。

同时，怀着包含所有各方面的目的，南非已开始建立一个经济和军事结构，这结构不仅确保其对领土的永久占领，使得纳米比亚的任何未来合法独立政府动摇不定，并且也使南部非洲地区动荡不安。

1980年，南非建立了所谓的南非领土部队，以便使人相信纳米比亚有一支不受第435（1978）号决议影响的“合法纳米比亚部队”。这些领土部队由强行招募的纳米比亚人组成，他们完全是占领部队。他们由南非边防部队组织、训练、指挥、提供资金和装备。

南非妄图将来利用这支领土部队使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政府动荡不安。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相似的非殖民化进程中，诸如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进程中。在这些国家里，安盟和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的雇佣军在比勒陀利亚的指挥下行事，这些军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独立之前。他们是南部非洲的反政府武装。

制订联系理论的国家给了南非最好的礼物。这一最近的借口使南非能够加深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并使其永久化。当1978年第435（1978）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的时候，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国也是在这个大厅里的。该国至今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是纳米比亚能否取得独立或数百万人将否继续遭受外国占领和殖民主义苦难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当它坚持“联系”的时候，南非正加强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和进攻，因为它知道得很清楚，这些军队在该国存在的原因恰恰是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和给它带来的不稳定。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被否决了，而在战场上，比勒陀利亚及其盟友继续制定其纳米比亚的战略计划。

因此，国际社会不知道我们还要让这种残暴行为持续多久？还要过多久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和那么多男女老幼的呼声才能穿进那些使这一局面永久化的人的耳朵，并触动他们的良知？还需要牺牲多少人的生命才能感动那些自称是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捍卫者的善心？

安理会不能再受制于否决权了，不能容忍第435（1978）号决议的无法

执行的局面了。安理会必须履行其义务，必须发挥其预防而非治疗的作用。国际社会必须毫不迟延地行事，决不能再接受任何借口了。人民不能等待了。人民会起来反抗、会斗争、会胜利。

国际社会再一次给予安理会承担其责任的机会。我们呼吁那些对这一问题一贯行使否决权的国家考虑一下，使它站到公正和国际法一边来。

自南非政府通过其恐怖主义法令以来，整整过了20年，该法令适用于南非和纳米比亚，一直追溯到1962年。从那时起，南非就一直肆无忌惮地对付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然而，国际社会还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迫使南非放弃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今天，人们比以往更明确地认为，实行强制性制裁是国际社会帮助上述人民消除种族隔离，终止对纳米比亚占领的唯一途径。

在这方面，我们忆及1986年7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争取纳米比亚迅速独立的国际会议于其通过的行动纲领中表明：

“会议呼吁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它们迄今一直阻止安理会采取有效行动——依照南部非洲现存的严重局势以及过去20年里积累的证据重新考虑其立场，这些证据无可反驳地表明，行使广泛和强制性制裁将是强迫南非终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最有效的和平手段。”（A/CONF.138/11，第11段）

在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的九年之后，安全理事会又一次获得了机会。是减轻还是延长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和斗争将要取决于每一个成员的态度，因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和方法问题而已。在这场恶梦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受外国支配的独立的纳米比亚，因为正如一句非洲的格言说得好，“雨是任何人都止不住的。”

最后，我想援引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在本届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说的话。他说：

“人民不会坐等获准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人民将自己推动变革的进程，那些从来不想倾听人民的呼声、充当压迫者帮凶的人就会痛哭流泣，咬牙切齿。”（A/42/PV.30, 第12页）

主席：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就坐并发言。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会议的主席。自从你任职以来，你非常称职地领导了本机构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极为赞赏。

我们向你表示敬意，因为你是同阿尔及利亚有着友谊与合作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我们两国的这种关系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也有助于维持我们地中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你的前任，我也要对我的兄弟加纳常驻代表维克托·格贝霍表示我们非洲人的满意和骄傲，因为他熟练和成功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上月的活动。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于今年10月2日在纽约召开了一次部长级会议，这次会议证明，我们对纳米比亚依然存在的不能接受的局势，深感关注和焦虑。

这次会议是对剥夺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南非政权对他们日益强大的压迫作出的反应。这也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光荣斗争的令人振奋的赞扬，和对他们自己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不可动摇决心的一种支持的表示。

会议也表示了我们对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对联合国所构成的持续的挑战感到愤怒。最后，这也是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特别是向安全理事会发出呼吁，其自己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应当最终得到贯彻。

非洲集团的呼吁在请求召开这次紧急会议时刚刚转给安理会。非洲通过支持



纳米比亚事业获得胜利提出的新倡议再次重申，这个斗争是非洲自己的斗争，这是一个坚持争取自己的权利的问题。

多年来，只要南非的许多丑恶行径一发生，安全理事会习惯于谴责比勒陀利亚。安理会不断讨论种族隔离政策，同时种族主义暴力日益上升，而南非人民用自己的牺牲宣布决心挫败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统治。

在对南部非洲国家的侵略和破坏中，安全理事会发现了区域霸权企图的大量和确凿的记录。另外，安哥拉代表10月20日给安理会的信严酷地指出，仅仅他的国家从年初以来就承受了南非对其领空的九百次侵犯，对其领土的四十次侵略。

同样，安全理事会二十年来一直关注种族主义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持续的非法占领。尽管在许多场合上由于滥用否决权决议草案未能通过，安理会从第245（1968）号决议到第566（1985）号决议，总共通过了十九项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

把使用暴力上升到惯常行为的水平，压制人民的自决权和持续侵略独立国家——这些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坚决拒绝承认作为联合国基础的根本原则的典型。

除非安全理事会接受降低有系统地使用武力的重要性的风险，安理会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法律的权威，维护其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地位的威信。

如果说安理会有极好的机会，使其贯彻有关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无数决定的决心获得实质内容并恢复其有效性，这应当从这些讨论的主题中去寻找。

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已经被宣布为非法。问题的性质已被确定为尚待解决的非殖化问题。第431（1978）号决议规定了完成非殖化的进程，第435（1978）号决议确定了贯彻该决议所需要的手段。最后，由于秘书长不屈不挠的努力，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所有必要的条件都已存在。秘书长对这一以实现人民的自决权为目的的和平使命的不懈的承诺值得特别的赞扬。

因此，没有理由让纳米比亚的独立成为南非政权的既成事实的政策的人质。同

样，出于恢复正义的紧迫需要，没有理由要进行拖延和玩弄花招。

今天，安全理事会必须响应纳米比亚人民持续的呼吁和整个国际社会焦急的请求，最终果断地决定以一个有约束力的时间表开始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的进程。

这意味着首先为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规定一个绝对期限；然后授权秘书长为建立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进行必要的磋商；最后是为贯彻这一行动动员必要的手段，其目的是保证在纳米比亚自由进行立法选举。

纳米比亚人民再次关注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希望它会采取行动。因此，本机构的意愿和决定必须只与恢复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挂起钩来。忠实于使我们来到一起的原则意味着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法。

当应该获得自由的地区尚未自由时，作为自由、不可分割的自由象征的联合国就没有完全履行其职责。归根结蒂，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是我们大家的斗争，他们的要求是我们集体努力的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末，这就是我们对最终看到这些审议导致等待已久的行动的合法希望的基础，这种行动在恢复纳米比亚的独立并不久使其获得应有地位的同时，也加速历史不可扭转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接近整个南部非洲的和平、稳定与正义的时代的到来。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美国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她发言。

伯恩小姐（美国）：有一两位代表指责我国政府反对纳米比亚的自决与独立并阻挡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贯彻。这些发言与事实大相径庭。我国政府站在为把权力和平移交给纳米比亚居民的国家的前列。那些我提到的人拒绝和平移交的观点，看来把暴力当作解决办法。这难道是致力于和平的本机构应当赞同的政策？

主席：本次会已经没有人再要发言了。 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明天，星期四，10月29日上午10点30分举行。

下午5点20分散会。